

每日一评

本报评论员涂铭

4月8日,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等主办的第十五届“中国十大影响力诉讼”评选结果揭晓,备受关注的“冰面遛狗溺亡索赔案”入选。

2017年1月,一男子在北京市丰台区永定河冰面遛狗时不慎落水溺亡,其家属将北京市水务局、丰台区水务局、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丰台区永定河管理所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62万元。北京丰台法院最终驳回了家属全部诉讼请求。这一判决也得到了二审法院的支持。

法院判决于脆利落,不和稀泥。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该男子溺亡地点不属于公共场所,河道管理部门不负有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法院还指出:该男子意外溺亡,造成其父母老年丧子、女儿年幼丧父,其家庭境遇令人同情,但赔偿的责任方是否构成侵权需要法律进行严格界定及证据支持,不能以情感或结果责任主义为导向。

无独有偶,今年1月20日,广州中院对“老人景区擅自上树摘杨梅摔死案”再审查判。广州市花都区某村六旬村民私自上树采摘杨梅跌落身亡,家属遂起诉村委会承担赔偿。此前,一、二审曾以双方均有过错为由,酌定村委会承担5%的赔偿责任。而再审查判明确村委会不存在过错,驳回死者近亲属要求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

按法院通报,这起案件中,5%的赔偿额不过4.5万元,该村作为3A级旅游景区,承担起来似乎只是“毛毛雨”,但再审查判旗帜鲜明地对家属赔偿请求说不,纠正了此前一、二审“和稀泥”式的判决,向社会传递的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法律决不允许守法者为“小恶”买单。

类似场景曾时不时进入公众视野:横穿封闭的高速公路被撞身亡,正常行驶的司机被索赔;周顺水库岸边“禁止游泳”警告牌执意野泳溺亡,水库管理部门被诉……有人因小恶付出生命代价,法院判决时和稀泥,判决过错“二八开”甚至“各打五十大板”,在过去并不鲜见。

出现守法者为小恶买单的和稀泥式判决,无非两个原因:一是念及违法者已因小恶身亡,判决无过错方在能力范围内“背个锅”,这种哑巴吃黄连了也就吃了,有几个人会较真?二是法院和法官面对信访考核的压力,担心死者家属可能闹访,判决时有所妥协,以便息事宁人。

和稀泥式判决,能换来一时的“风平浪静”,但隐藏着“暗流涌动”不容忽视。这样看似皆大欢喜的判决,不啻为一枚“毒树之果”——它向全社会传递了混乱甚至错误的价值导向:因为“死者为大”的人之常情,违法行为可以逃避追责甚至得到补偿。这样的判决是对守法者的不公,更是对不守法者、破坏秩序者的变相鼓励。

司法判决不只是当事人之间的事,除了定分止争,它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以法律的名义向全社会宣示我们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这种通过法律程序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价值判断,比任何空洞的说教都更有社会教化力。有鉴于此,法院理应旗帜鲜明地厘清是非,避免和稀泥式判决。

我们看到,北京丰台法院、广州中院这样不和稀泥的判决,近年来越来越多地进入公众视野。这样的判决,处理的案件虽小,但社会价值很大,它们彰显了法院、法官的担当和法治进步,全社会应为这样硬气的判决“撑腰”。

(上接1版)创新经济活力在安徽多个行业展现。走入安徽食品电商龙头企业“三只松鼠”,企业正因线上线下业务量上涨急招1000人。

几年前提前从线上反向布局线下仓库和体验店,保证了疫情期间物流畅通;长期部署小分队在大街小巷发掘美食新品,让“创造”“新鲜”成为这家年轻企业的标签。疫情期间,企业销售依旧稳步增长。

全球补链 增强“反弹力”

合肥是全国少数几个集成电路产业重点发展城市和集聚发展基地之一。疫情期间,安徽一批半导体企业扮演着全球供应链稳定补位的角色,巩固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地位。

内存芯片是电子设备必不可少的关键元器件。复工复产后,各大厂商扩大采购、回补库存,而国外供应商受疫情影响供给吃紧。

在长鑫存储技术有限公司,一台台来自全球各地的设备正在紧锣密鼓地安装调试中。这是长鑫存储2019年投产的内存芯片设计和制造项目,它给全球半导体设备和耗材供应商带来共赢商机。

“公司产品已通过部分头部企业的产线验证,产能正在爬坡,今年计划月产4万片12吋晶圆。”长鑫存储执行副总裁刘红雨说。

合肥奕斯伟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生产显示芯片COF卷带,去年底量产。COF卷带过去主要在韩国、日本等地生产,疫情导致境外供应受阻。公司负责人陈文勇说,产品已送国内多家企业试用,预估未来产量提升,助力补位全球产业链。

疫情给经济带来新挑战,也带来科技发展、产业优化升级新机遇。安徽省及时出台支持5G、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的专项政策,突出“在线新经济”,聚焦一批线上“创新型”企业,推出一批线上服务“应用型”场景,打造一批“在线型”品牌产品。

加速复工复产的同时抢抓全球补链机遇。春节以来,合肥(合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接到126个国家的订单,3月的月度产值首次突破百亿元。

科大讯飞的智能助理电话机器人3月已在韩国上线。董事长刘庆峰说,正瞄准全球医疗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加大投资,努力占据全球市场重要一席。

新华社记者 王宇、李想均化名

不受「死者为大」观念干扰
法院判决「不和稀泥」值得点赞

引进知名国际学校、根据产业需要办学……

海南如何“培育”国际教育创新岛

新华社海口电(记者王晖余、赵叶华)在海口江东新区,占地145亩的哈罗公学校园内,600多名工人正加班加点进行室内外装修,以确保学校今年9月顺利开学。

在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试验区控规刚刚公示结束。新引进的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北京体育大学将与考文垂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里斯本大学等,围绕创意设计、动漫、游戏、运动康复等专业展开深度合作。

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为契机,海南正逐渐成为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高地。2019年6月,教育部与海南省政府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海南深化教育改革开放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支持海南建设国际教育创新岛,打造新时代中国教育开放发展新标杆。

“很多政策都具有突破性。”海南省教育厅自贸办主任邹文涛介绍,方案给予海南非常有含金量的十大政策与十大项目支持,如支持境

外一流高校到海南开展中外合作办学;试点设立国际高中和国际幼儿园,实施国际教育;试点境外工科大学和职业院校在海南独立办学;探索境外高水平企业在海南独资办学等。

乘着政策“东风”,海南下好教育事业优先发展的“先手棋”。海南拿出最好的资源,组团布局了三亚崖州湾科教城、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海口桂林洋教育园区,并在其他重点产业园区“点状”布局。一大批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在海南签约落地,覆盖全岛主要区域,涵盖大中小幼各个学段。

目前海南已引进国内知名高校10所,合作办学外方高校9所。“突出特点是根据自贸区(港)产业需要引进和办学,比如三亚崖州湾科教城以深海科技、南繁科技为主,我们就重点引进相关大学的研究院。”邹文涛说。

三亚崖州湾科教城引进的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5所大学今年9月单列招生计划708人,其中200人从研究生一年级开始就在崖州湾

培养。

“三亚南繁本身就是我们学校教授的科研基地,在这里开办研究院,能够提升科研效率,就地取得科研成果。”三亚中国农业大学研究院负责人苏洲说,利用海南的教育开放政策,中国农大已与康奈尔大学等国外4所顶尖农业高校合作成立A5联盟,加强中外高校间的农业科研合作。

“大量优质教育资源的汇聚,将为三亚带来相关领域的顶尖人才。”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党委专职副书记董立艳说。

海南在各园区增强教育开放与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在洋浦经济开发区,争取今年引进德国比勒费尔德应用技术大学独立独资办学;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正致力于引进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和爱丁堡大学建设国内首个中外合作办学医学院。

“国际学校方便外籍人员子女在海南上学,对于吸引国际人才,改善自贸区(港)营商环境,颇为重要。”海南省教育厅自贸办专职副主任路

剑威说,海南已引进知名国际学校4所,除了即将开学的哈罗公学,还引进德威公学、威雅公学及卫斯理安学院附属学校。

教育开放要让老百姓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近年来海南实施“一市(县)两校一园”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引进工程,已落地和正在洽谈的项目78个,34所已开学。包括北大附中、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师大附中等一大批知名学校极大提升了海南基础教育整体水平。

据统计,近两年来,海南全省累计签约各类教育合作项目100个,已落地实施70个,累计开工各类教育项目412个,总投资近200亿元。

“总体来讲,海南国际教育创新岛的‘大厦蓝图’已经绘就,目前进入‘筑巢引凤’‘全面施工’阶段。”海南省教育厅厅长曹献坤说,海南要将教育开放政策转化为实实在在落地的项目,担负起我国教育改革开放试验田和窗口的责任担当。

高价“抢”来的口罩机老“罢工”,一箱箱次品口罩当抹布

口罩机也疯狂:直击高价低质乱象

一些设备企业“临时入场”,缺乏技术积累,对行业标准较为陌生。为了抢工期“赚快钱”,他们不惜牺牲质量,“萝卜快了不洗泥”

车间20名员工,有七八个在维修机器

零件是“老古董”或者“不抗用”,企业不得不重新购买高质量零件来替换

耳带焊接机经常出问题,不少企业选择人工焊接耳带,全自动变成半自动,实际产能不及口罩机制造商宣称的五分之一

一些低质口罩机次品率甚至高达三分之一,“一箱箱次品用来擦桌子”



小图:在哈尔滨一家口罩生产企业,由于新购置的全自动口罩生产线故障频发,多名技术人员在对设备进行检修(3月24日摄)。
大图:在哈尔滨一家口罩生产企业,由于新购置的口罩生产线难以实现全自动操作,工人们手动焊接口罩耳带(3月24日摄)。

本报记者杨思琪摄

本报记者管建涛、杨思琪

疫情之下,口罩市场依然紧俏。日前,记者走访哈尔滨多家口罩生产企业发现,除了此前备受关注的熔喷布短缺,作为生产口罩的关键设备——口罩机也“抢手”。

一些口罩机高价买进却质量很差,加上调试跟不上,产能释放不出来。很多全自动生产线变成“半自动”,日产量从10万只变成2万只,甚至有的口罩机生产线次品率高达1/3。

如此“高价低质”,甚至“机器歇着,人干活”,给口罩生产企业带来诸多困扰。

车间20名员工,有七八个在维修机器

口罩紧俏时期,口罩机一机难求。不少制造企业扩大产能,还有一些上市公司改造生产线,紧急转产口罩机。

即便如此,本属于小众市场的口罩机,其产能与规模很难满足急剧暴增的市场需求。

为了抢到一台口罩机,多个口罩生产企业老板,甚至蹲守在口罩机厂家门口,仍有可能被人半路加价“截和买走”。

口罩机市场价格一路攀升,从数万元涨到五六十万元,有的甚至高达200万。3月13日,广东省市场监管局通报7起价格违法典型案例,有3起涉及口罩机哄抬价格。

“价格再高,谁能买来就是王道,大家都高看一眼。”位于哈尔滨机场路的一家受访企业负责人说。

据介绍,口罩机分为全自动和半自动两种类型。全自动口罩机由口罩跑片机、传送带、耳带焊接机组成——跑片机将熔喷布、无纺布、金属条等一体加工成型成口罩片,经传送带运至焊接机,再给口罩片装上耳带。由于跑片机速度快,可带动多台焊接机,就有了“一拖二”“一拖三”的说法。

然而,记者在口罩企业实地走访发现,一些高价“抢”来的口罩机,质量却让人大跌眼镜。有的跑片机和焊接机连不上,有的能连上但效率很低。

在哈尔滨一家口罩企业生产车间,新安装4条口罩生产线,跑片机和焊接机却“分居两地”。只见跑片机在不停出口罩,传送带和焊接机并未运转,耳带由数名员工在一旁手动焊

接。车间20名员工,有七八个在维修机器。

“机器歇着,人干活。”这家新办企业的总经理王宇告诉记者,这些口罩机刚到货时,很多螺丝都没有拧紧,有的掉到车厢里,组装时费了不少功夫,个别螺丝不知道装在哪儿,直接放弃了。

由于口罩机重量轻,生产过程中机器震动,螺丝经常松动,“要想生产,机器根本离不开人。”

一名工信局干部到口罩生产企业调研时发现,一台新的口罩机上找不到商标,使用的零件是2000年生产的,有些用不了几天就得停机。

面对这些“老古董”或者“不抗用”的零件,企业不得不重新购买高质量零件来替换。

“今年2月以来,公司上了三条口罩生产线,目前只有一条在生产,还有一条生产线由江苏过来的师傅调试,一条直接返厂了。”3月中旬,哈尔滨市一家转产口罩生产的企业负责人无奈地说。

一份由当地工信部门提供的调研报告显示,一些口罩机价格高,但效率低、质量差,是当前很多口罩企业普遍面临的难题。

口罩生产工艺看似简单,实际需要多台机器配合完成。口罩布料薄、耳带软,属于柔性产品,在流水线上容易出现跑片、连片、叠片等情况。同时,每次上料后因原材料形态变化,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需要重新调试。

调试跟不上,口罩次品率高达三分之一

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口罩机“三分靠做,七分靠调”。然而,疫情期间,受交通受阻、隔离政策、需求激增等因素影响,调试员很难现场调试。

由于缺少前期反复调试,本身质量不高的口罩机,要达到设计产能变得更加不易。

记者电话联系了广东东莞一家口罩机制造商,其技术负责人坦言,150片/分钟的口罩机虽有现货,但调试师没有时间上门安装。

“只能买家提前派人到公司学习,回去自己安,一般一个礼拜就会学了。”对方解释。

很多口罩企业都来不及等待调试,就把设备直接拉走,或者督促厂家快速发货。调查发现,不少口罩生产设备到货时,连设计图纸和操

作说明都没有。

加上不少企业属于临时上马或转产,缺乏口罩生产经验,也没有相关技术和人员储备。有的企业技术人员调试3-4天,仍无法保证设备稳定运行,不得不外请工程师、维修师前来帮忙。

为加速口罩生产,黑龙江省工信部门组织5名专业工程师,到各个口罩生产企业现场调试,并为一些外地企业提供远程指导和培训。

有多年机械设计经历的工程师李想,参与了多次调试工作。他说,从走访情况看,不少口罩机从结构到控制系统,再到零部件都有很多问题,即使调试之后能保证运转,但难达到精细化要求。

“一家企业买来的焊接机都是二手的,只能把两台拆了组装成一台使用。”他说。

“全国各地口罩生产都急需调试,调机工人在业内十分‘抢手’,有的企业一天出价6万元都请不来。”一位受访人士坦言,有些口罩机达不到承诺的产能标准,所以“不敢派人来调,来了也调不好。”

王宇告诉记者,由于耳带焊接机经常出问题,不少企业选择人工焊接耳带,全自动变成半自动,大幅影响口罩供应。与口罩机制造商宣称每分钟可达80-100只的产能相比,实际上每分钟只能生产14只,不及五分之一。

有的企业安装口罩生产线同时,就签订了口罩订单,为了弥补口罩机造成的“缺腿”,有的企业额外加购新的生产线;有的企业延长作业时间,24小时无休;还有的企业临时调集大量员工手工操作,但产出率远远低于预期。

“目前4条口罩生产线,工人两班倒,日产量20万只,不足预计产能的一半。”王宇说,公司招了30多名工人焊接耳带,人均月工资3000多元。人工成本随之增加,会在一定程度导致口罩价格上涨。

除了产出效率低,一些低质口罩机次品率高。一家受访企业负责人说,口罩废品基本占到三分之一左右,有些可以修复,有些直接作废。“看着一箱箱次品用来擦桌子,实在心疼,毕竟高价买来的熔喷布是干净的。”该负责人说。

还有一些企业担心,随着口罩市场逐渐饱和,如错过市场黄金期,影响成本回流,可能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